

主编：斯妤 李虹

倾心相告

□ 当代女性散文随笔精粹

○ 关于女性内在生命的历练与生成，

关于男性与女性的赧颜与合作，

关于人类本质生命的流徙，

关于人性的悖谬与迷失，

关于民族人格的重大缺失与再造。

○ 女性是恒在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她们渴望沟通又不得不傲世独立，

她们对过于庸俗过于伪饰 过于肮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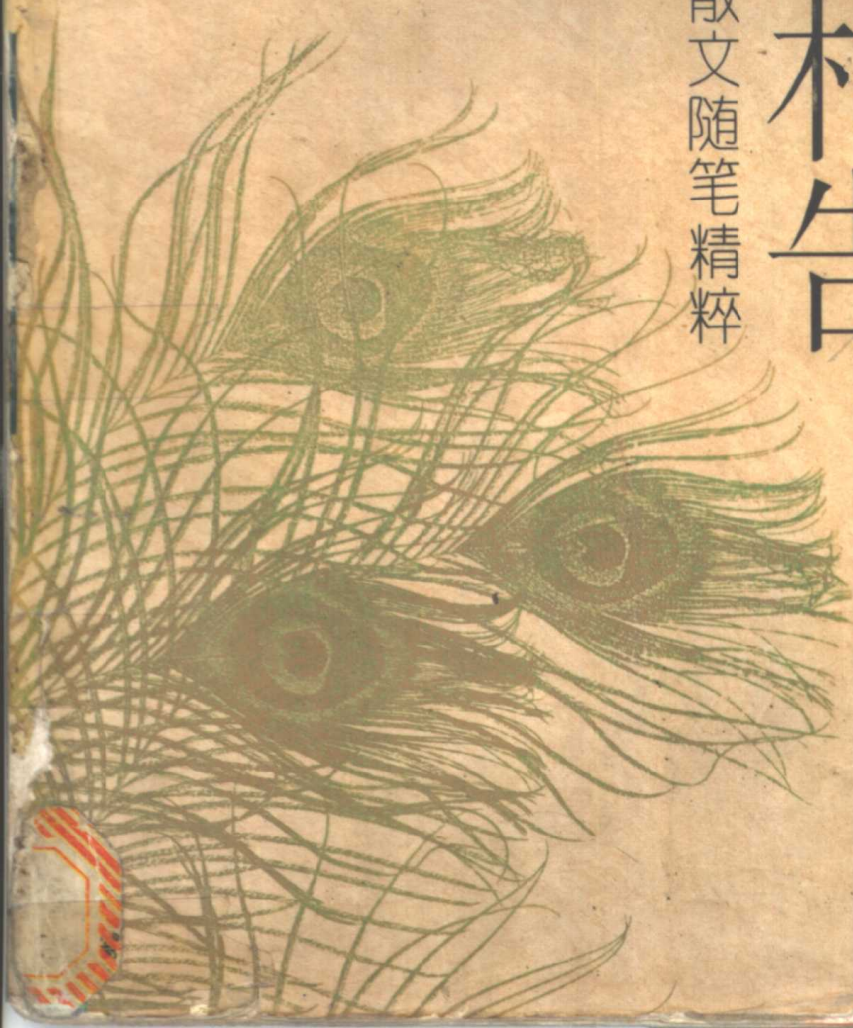
市俗文化永远洁身自好地加以拒斥，

却又不能浪迹他方天涯撒手，

她们不同程度地感受到

爱情这心灵最后一道防线的崩毁

却又不能不对这宿命般降临的庸常人生提肩担当。





随 笔 卷

倾心相告

当代女性散文随笔精粹

中国青年出版社

倾心相告（随笔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海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168 1/32 13.25印张 2插页 240千字

1995年7月北京第1版 199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定价：17.20元

选编者的话

李 虹

自从理论界开始正而八经地关注散文，关于散文的概念就有了不同的说法。通常情况下，人们把随笔划入散文，把“散文”当成一个包罗万象的类称。《倾心相告》将散文与随笔分开选编，各成一集，显然是承认并强调散文与随笔已经可以，且完全需要各自独立。在人类文明史上，分工的日趋细致是人类文明不断进化的标志之一。科学技术之尖端精密所达到的程度，则是科技昌明的今天衡量高科技实力的标尺之一。在文学研究领域，对文体限定作有理有据的再探讨，扬弃那种“大而化之”，“一言以蔽之”的既定诠释方法，匡正那些加诸于作品之上的似是而非，语焉不详，良莠不分的认知与评介，是近年发生在散文理论研究中的一场革命。

散文是对个体生命之内在奥秘的最少解读障碍的表达。是以抒情方式对于生命自我的最直接呈露。所谓抒情不是指有感而发或无病呻吟的情感渲泄，不是指通过修辞技巧实现的连篇累牍的咏叹调。而是指对待自我世界的全神贯注，是指对生命自我加以追诘与探索的迫切需要与内在激情。在最脍炙人口的那一批现代著名作家中，以散文称世的有冰心、萧红、何其芳、朱自清、鲁迅的《野草》等。近年其作品一版再版的周作人、林语

堂、梁实秋、徐志摩等，则成就在随笔。随笔是凭借人类文化知识之丰厚广博的积累，铸造某种智慧、奇巧的观照切点，议论文明文化，人生人性。是一种品茗纵谈，短则千字长可万言，潇洒雍容，常常妙语联珠，给人以茅塞顿开的点悟。当代优秀且走红的随笔作家当数余秋雨和贾平凹。如果说散文与随笔都可以骇世惊俗的话，那么，前者当以对于人鬼并存、奇诡多变的自我内在世界的披露；后者则以对于上下古今、人生世事之人所未见的有意味方面的领悟与揭橥。比如淹没于文化典籍或历史长河中的某种精神人格；比如隐藏于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中的某种妙趣。散文的魅力在性灵，富情趣；随笔的魅力在智识，富理趣。

《倾心相告》中收入的女性散文和随笔作品大部分发表于1985年至1994年7月间的各类报刊杂志或选集。针对女性作者在散文创作与随笔创作方面的不同状况，本书的散文卷与随笔卷采用了不同的编选方式。女性作者群体性地着笔散文始于八十年代初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女性如此情有独钟于散文文体并如此卓有实绩，以至于形成了散文创作中明显的“阴盛阳衰”之势。经过近十五年的大浪淘沙，女性散文已有具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沉淀下来。而女性作者群体性地涉足随笔只是近两三年的事。虽然也能点数出一两个执牛耳者，但其亦均未形成一家之风。女性随笔无疑尚处于最初的尝试阶段。因此，《倾心相告》散文卷选编了十位出类拔萃之中青年女作家的代表性篇什，而随笔卷则囊括了出生于1911年至1967年间的数代

女性的上乘之作。尽管无论采用何种编选体例都将不乏沧海遗珠之憾，但所幸我们还能自信，进入《倾心相告》的作品是典雅不落俗的，是能够同步地忠实地反映女性散文与随笔的创作实情的。

《倾心相告》是现代知识女性真切的内心声音，是女性面对千百年来的男权社会的反叛话语。她们敏锐地捕捉那些悄然透露其生命真相的隐秘瞬间并勉力开掘；她们清醒有力、体无完肤地省察“类相”并直入对人类生命情状与人性复杂深层的了悟。关于女性自我的历练与生成，关于男性与女性的龃龉与合作，关于人类本质生命的流徙，关于人性的悖谬与迷失，在《倾心相告》的种种剖白与表达之中，女性角色在社会、人生舞台上的独特性、异在性得到了始终如一的、清晰明朗的坚守。女性是恒在的、无奈的理想主义者。她们渴望沟通又不得不傲世独立；她们对于过于庸俗、委饰、肮脏、丑陋的市俗文化永远洁身自好地加以拒斥，却又永远不能天涯撒手，浪迹他方；她们不同程度地遭遇爱情——心灵最后一道堤岸的崩毁，却又不能不对这宿命般降临的庸常人生提肩担当。

女性有话要说，哪怕这世界只剩下一只倾心聆听的耳朵，哪怕这世界只剩下她们自己。《倾心相告》只是一个小小的机会，一次小小的展露。然而，既然门已开启，正象《圣经》上所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扇敞开的门，无人能关闭。”

1994年7月 北京

目 录

李 虹

选编者的话..... (1)

杨 绛

风..... (1)

宗 璞

霞落燕园..... (4)

三松堂断忆..... (11)

郭建英

枯黄的岁月..... (19)

梅绍静

妇女..... (26)

手势..... (29)

张抗抗

如今谁甩谁..... (34)

女人的怪圈..... (37)

“家文化”之蝉蜕..... (40)

申力雯

女人四十岁..... (44)

女人，你输不起..... (48)

舒 婷

相逢·相识·相知 (53)

无计可潇洒 (62)

毕淑敏

昆仑之吃 (66)

婚姻鞋 (73)

王海鸰

异性朋友 (77)

单身母亲 (80)

王安忆

两个大都市 (86)

可惜不是弄潮人 (90)

方 方

喜欢苏东坡 (94)

都市闲笔 (98)

杨 泥

丈夫戒烟 (101)

题外话 (104)

徐小斌

画与梦与人 (107)

往事琐忆 (115)

池 莉

谬论结构 (127)

一生只做一件事 (130)

足球的陷阱 (132)

铁 凝	
女性之一种	(135)
男性之一种	(140)
于 青	
适意做女人	(145)
马 莉	
超越自己	(150)
宁静是一首诗	(152)
陈 染	
自语	(156)
死的启示	(159)
马瑞芳	
老外神侃	(165)
何谓“聊斋”	(170)
李佩芝	
笑笑男人	(174)
南方·北方	(176)
叶稚珊	
丈夫比我大六岁	(180)
苏 叶	
方言的故事	(185)
木鸡腿记	(190)
叶 梦	
黑眼白眼看男人	(196)
回归女人一族	(200)
话说益阳人	(203)

汪逸芳	
智慧与头发	(208)
高红十	
看罗丹，看不懂罗丹	(211)
我这样的男人，没有你想象中坚强	(214)
查志华	
女人的话	(218)
取名种种(一)	(222)
取名种种(二)	(224)
周佩红	
女人和服饰	(226)
五味	(228)
莫小米	
换了感官	(232)
两人世界	(234)
郑云云	
铅铅堂记	(237)
马丽华	
灵魂像风	(244)
斯 好	
随笔二则	(263)
两种生活	(266)
“好作品主义”及其他	(268)
唐 敏	
“家”，这个字	(272)
“提醒”	(274)

王英琦

大师的弱点 (278)

不再掩饰 (286)

嵇 伟

多情不悔 (291)

邪教，删节记忆 (293)

郭淑敏

一日佛门 (297)

黄粱梦寻 (301)

韩小蕙

兵马俑前的沉思 (304)

筱 敏

狐媚子 (312)

榄核与船 (316)

造人 (319)

张爱华

圣殿·北大之门 (324)

寂寞的徐霞客 (332)

素 素

死的经验 (338)

三个女人 (342)

张立勤

蒙田的塔楼 (347)

文学笔记 (352)

燕 燕

当心猫眼儿 (366)

	只要活出真性情	(369)
丹 姬		
	读人真性情	(373)
董 子		
	四月的收获	(376)
艾 云		
	为智慧所累	(389)
	语言和生病	(392)
林 白		
	重要的事情	(396)
李 虹		
	女人的“被遗弃”情结	(399)
王子君		
	我们不哭	(404)
陈 霆		
	朝拜深圳	(408)

杨 绛 1911年生于北京。原名杨季康。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并赴英、法留学。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出版有翻译作品《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小癞子》、《堂·吉珂德》和《克尔·布抗斯》等；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长篇小说《洗澡》等。

风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它怎样猛烈的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纹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了。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叶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在睡觉，正要

纵身远跳。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里窗里任它进出，轻云附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轻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那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亢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它只微微的笑，轻轻地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

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缚束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儿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着身子伸着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狭，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么？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骨脑儿扫个干净，听它狂嗥狞笑怒吼哀号一般，愈是阻挡它，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它么？地上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近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直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

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角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海

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起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是不得自由。末了，像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恹恹的烦闷懊恼；像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幽恨；狂吹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严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号的风，怒叫的风，到未来，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

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吁，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伏。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的约束着。

宗 璞 1928年生于北京。原名冯钟璞。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曾任《文艺报》、《世界文学》编辑。1981年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工作。1988年底退休。出版有散文集《丁香结》，散文及小说合集《宗璞小说散文选》，童话集《风庐童话》，及长篇小说《野葫芦》第一卷《南渡记》。并有论文及译作多种。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国际笔会会员。

霞落燕园

北京大学各住宅区，都有个好听的名字。朗润、蔚秀、镜春、畅春，无不引起满眼芳菲和意致疏远的联想。而燕南园只是个地理方位，说明在燕园南端而已。这个住宅区很小，共有十六栋房屋，约一半在五十年代初已分隔供两家居住，“文革”前这里住户约二十家。六十三号校长住宅自马寅初先生因过早提出人口问题而迁走后，很长时间都空着。西北角的小楼则是党委统战

部办公室，据说还是冰心前辈举行“第一次宴会”的地方。有一个游戏场，设秋千、跷板、沙坑等物。不过那时这里的子女辈多已在青年，忙着工作和改造，很少有闲情逸致来游戏。

每栋房屋照原来设计各有特点，如五十六号遍植樱花，春来如雪。周培源先生在此居住多年，我曾戏称之为周家花园，以与樱桃沟争胜。五十四号有大树桃花，从楼上倚窗而望，几乎可以伸手攀折，不过桃花映照的不是红颜，而是白发。六十一号的藤萝架依房屋形势搭成斜坡，紫色的花朵逐渐高起，直上楼台。随着时光流逝，各种花木减了许多。藤萝架已毁，桃树已斫，樱花也稀落多了。这几年万物复苏，有余力的人家都注意绿化，种些植物，却总是不时被修理下水道、铺设暖气管等工程毁去。施工的沟成年累月不填，各种器械也成年累月堆放，高高低低，颇有些惊险意味。

这只不过是表面的变化。迁来这里已是第三十四个春天了。三十四年，可以是一个人的一辈子，做出辉煌事业的一辈子。三十四年，婴儿已过而立，中年重逢花甲，老人则不得不撒手另换世界了。燕南园里，几乎每一栋房屋都经历了丧事。

最先离去的是汤用彤先生。我们是紧邻。六四年的一天，他和我的父亲同往《人民日报》开会批判胡适先生，回来车到家门，他忽然说这是到了哪里，找不到自己的家。那便是中风先兆了。不久逝世。记得曾见一介兄从后角门进来，臂上挂着一根手杖。我当时想，汤先生再也不用不着它了。以后在院中散步，眼前常浮现老人矮胖